

初中生优秀作文选（上）

小朱 主编

目 录

小兔	1
形势不同	2
榜样	4
愈战愈勇	7
深处	10
惨案发生之后	12
今天我好困	15
朱兵的故事	18
我的三位陶老师	20
民族文化尽显风流	22
撂不下的牵挂	24
只为那一丝生命	25
优优的故事	26
世间匆匆	28
童年的记忆	29
古城随想	32
千年之争	33
夏的回味	37
聚焦 10 月 20 日——平平淡淡才是真	39
鱼市风波	42
向往田园	45
照亮你的心	46
减负	47
荷包蛋	48
蚂蚁的困惑	49
游手好闲的小蝴蝶	51
为了明天——地球妈妈不再流泪	53

想起童年	56
望月随想	57
钟声	59
一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	62
军训中的“酸甜苦辣”	63
老师与学生	66
淮源览胜	68
小客人来我家	70
一支笔	72
月亮的梦	73
学骑马	75
父亲的秘密	77
飘在空中的梦	79
步入冬天	81
来生石	84
飘雨的日子	87
小山沟闯出个大学生	90
爱，是不会忘记的	92
自卑、自负、自强	94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	96
桂林的山	98
三潭印月	100
赏菊	101
花中皇后——月季	102
瓷兔	104
我的小屋	105
依依惜别的深情	107
平安夜	108

记第 11 届亚运会开幕式	110
泼水节掠影	113
夜市小吃	115

小兔

这窝小兔再过五、六天就要满月了。但它们看起来却蛮可爱的。你看，它们那两瓣小小的鼻头一动一动的，两腮上的长短不一的胡须只有在吃食时，才随着嘴巴的咀嚼而抖动着。眼睛黑黑的（这种兔子的眼睛看起来确实是黑色的）、圆圆的，活像一对黑珍珠。那两只食指长的小耳朵时而竖直，时而搭拉在脑后，时而并排向斜着。它们的全身是清一色的灰色，皮毛柔软且光亮。屁股上的尾巴是一团只有拇指大小的白绒球。身体缩在两只手掌里，刚刚好，看起来倒像是只小耗子，难怪有些像它们这般大小的兔子会葬于猫口。

每到这个时候，它们便中止吮吸母兔的奶水，而需自己吃食了。于是妈妈用一个小铁盘，盛些油油绿的草叶子，放在它们的窝门口。它们那灵敏的鼻头很快嗅出了味道，有几只稍微胆大的兔子便开始在窝门口徘徊了。先是伸出脑袋，东嗅嗅，西嗅嗅，突然又缩了回去；又伸出来，再缩回去。这样反复几次，才有几只跳到了窝外，胆胆怯怯去吃那点新鲜的食物，发出“噌噌”的声音。紧接着看又有几只跳了出来，也许是出于新鲜，它们在“屋子”周围转悠着，有时还立起前身瞧瞧看看，要不就嗅嗅味道。但稍有点响动，它们便一个欢撒回家。心咚咚咚地跳好一阵。

也许犹意未尽，不一会儿，便又有几只小兔跳了出来。渐渐地，它们熟悉了这片地方，在这儿撒欢，玩耍。更有甚者，竟把饭碗当成了床，蹲在盘中央闭目养神。

看着它们如此讨人喜欢，想不想摸一摸？想，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总是有办法的。待许多中免子都在窝外了，迅速地把窝门堵上，然后便可抓了。抓时，最好双手同时用，因为一只手抓顾前顾不了后。它会叫唤，而且乱挣，如果手被它的爪抓一下，可够你受的了。双手抓时，一只手抓脑袋，另一只手抓后蹄，要快，然后放到平面上，便可随意地抚摸它了。

说它们胆小，怕动静，是真的。可有时，它们却自己喜欢制造点声响，尤其是早晨五点多钟，人们还在睡梦中时，它们会把垫在它们身下的硬纸张撕成条，发出“哧哧”的声音，即使吓唬它们也只是徒劳了。

瞧，满月兔子就是这样。

形势不同

“老陈哪，你是老同志了，应该能想得开。”校长似乎并未查觉到对面桌旁老陈的脸色，顿了一下接着说：

“这次民主评议，职工普遍反映你做事太慢太稳，魄力没有，不肯推陈出新，工作上没有进取劲头。今年下岗减员的政策你也是知道的——形势不同了，学校需要敢打敢拼，埋头实干的青年教师啊！”

老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沉默了良久。

“校长，”老陈终于开口了，“我也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列入预备减员名单是我自己造成的。只是……只是能不能再给我一次考验的机会？”

校长抬起头，用询问的目光看着老陈。

老陈忙接着说道：“是这样的。我想学校能不能让我

带一届毕业班，等到明年升学考试后，按班上考出的成绩来决定我的下岗问题……”

老陈红着脸没再说下去。其实这逼逼累山的办法也是背水一战。

校长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对于这种牵扯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他一向不愿惹太多的麻烦。可形势不允许他按兵不动。校长认为，适当地在几个人“面团”身上敲敲警钟——而且用的是民主评议的方式，既应付了上边的差使，又少惹了不少麻烦，原本没打算将老陈一步到位撵回家，从后面推一把就是了。现在既然老陈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进则退，两厢情愿，岂不更好？

很快，学校同意了老陈的请求。

这一年过得飞快，人们都说老陈干劲实足，整个换了人似的。第二年升学考试中，老陈带的班考出了学校前所未有的优秀成绩。老陈谢天谢地，总算保住了饭碗；校长也暗自庆幸，又混过了一次大形势，竟谁也没得罪！

但就在后半学期刚开学时，老陈又被叫进了校长室。

“老陈哪，老同志了，唉……”校长用一种异常的口气叹道。

“什么？”老陈似乎觉得有点不对头。

“老陈啊，今年的减负你也是知道的，这次调查，许多学生家长反映你在带毕业班期间，给学生购买了大量课外题，使学生负担太重，压力太大，职工也一致认为你严重违反了减负规定——遗憾得很，你的下岗问题不得不重新考虑了——形势不同了，学校需要能够寓教于乐，轻松教学的教师……”

老陈像被迎头击了一棒，瘫在了椅子上。

榜样

下课铃响得太刺耳，校门外的小贩长得太丑，马路上的喇叭声太吵，楼道太乱，床上铺的床学花样太俗，仰面躺下后所看见的天花板又太白。

总之，那天晚上我的心里头太不痛快。

妈妈匆匆从厨房起来问我：“怎么了，你不舒服吗？”没有，没有！我一翻力，把脸使劲埋近枕头里，免得身亡哭出声来。“怎么，没考好呀？”

我没有回答，只觉得心里火烧火燎的。我坐了起来。

“你不及格？”从她的表情上来看，她根本没有担这个心。

“九十九分。”

妈妈听了，松了一口气，安慰我说：“怎么可能每次都考 100 呢？总会有两次失误的。只要是第一就可以了。”妈妈的最后那句话针刺般扎得我心窝直痛。我跺跺脚说：“不是第一，不是不是！”

妈妈的眉毛跳，她确实有些吃惊。自从我上初中以来，班上考数学我总是第一名。

“你没考第一？谁比你考得好哇？”我不愿意说出那个名字！一万个不愿意！

妈妈有些手足无措了，“没考……第一，也……没关系，仔细研究研究，看人家是怎么考成……第一的嘛……”

研究研究？我倒真研究不透？

这回考第一的是杰！说实话，以前我真没把他当一回

事儿!杰以前的成绩比我次,甚至基础也没我好。初一时,也只不过中上等,没想到,一上初二,杰的数学成绩竟突飞猛进,跟我一块儿得过三个一百,一个九十九分。更没想到没多久,他竟超过了我!我倒反而比他少一分!

第二天下午放学,数学老师找我谈话:“磊,杰现在和你一样,不但基础知识扎实,而且解题的思路很活,计算也细心多了。他原来比你毛糙,现在也进步很大……”

我心中的火苗一下子窜起。老师哪儿知道,他可是个专偷偷别人高招的“贼”,不光学着我用红蓝两色笔画几何图形,把规定线与辅助线区分开来,还照人家用的方法……。

回到教室,我一眼就看到了杰,他个子高,所以坐在后排。我歪歪嘴哼了一声,不拿正眼看他。

谁知杰却主动来到我身边,用一种恳求的声调说:“你这本习题集可太好了!是从哪抄来的?借我回家抄一晚好吗?”

我一抬头,这才发现他双手正捧着我最珍贵的粉色封面的手抄习题集,那可是我考上大学的表姐送给我的,里面工工整整地抄录着书店里卖的习题集里却没有的话题,每题还附带不止一种的解法,我的解题能力有一半是从这里锻炼出来的呢。

“咦,我的习题集怎么会在你的手里?……好哇,偷翻我书包!”

杰解释说:“我没翻啊,是刚才扫地,搬桌子时,从你战桌子里掉出来的,我捡起一看,才知道……”

“捡起人家的本儿,你凭什么乱翻?这可不道德的行为!”

杰突然迈前一步，不示弱地说：“你用不着生那么大的气，我翻了是不对，向你道歉。可你是什么态度！”说完，转身就走。我忍不住对他嚷：“我什么态度！反正我没偷看别人的东西！”

这以后，我和杰处处互相躲闪着，暗暗地竞赛。又考过两次后，我俩都是一百分，所以还难断胜负。

眼看着期中考试就要到了。

考前的一个晚上，成绩极差的文来找我补习——他太差了。待他说明来意后，我的脑子就大了：“不好意思，我今天……事情太多了，真的……要不，你去找杰吧！”他还真去了，我不理她，继续钻研难题。

第二天，我很早就到了。呆和杰直到打预备铃才进教室，他眼圈好黑！难道熬通宵了？哪儿找来那么多习题？

发卷子了，嗨，太容易了。当然难不住我的！

考完试，我特意地走到杰跟前，说：“怎么样，文那天找你了么？”他勉强笑了一下，不语。最后，文告诉我，杰替他补到深夜12点。天哪！加上他自己复习……

考分出来了，几个同学抢先告诉我“磊，你最后一题让老师给扣了一分！第一名是杰，一百分！”卷子发一来后，我就悔恨得恶自己两巴掌——我在答最后一题时，竟出现了笔误。

随后，杰对我说：“磊，其实我们把两人的资料合用，不是都可以变得更聪明吗？我觉得，生活中有比分数更重要的东西。这是我的资料，收下吧！”他递给我一本蓝皮本。我愣住了……

过了好久好久，我才醒过来，终于我明白了做人的真谛。

下课的铃声最悦耳，校门外的小贩真有趣，马路上

的喇叭真清脆，楼道真干净，床上铺的床单花样真美，仰着躺睛后所看见的天花板被阳光照得更明亮。

妈妈匆匆从厨房走来问我：“怎么了，你不舒服吗？”我大声回答：“不，我很舒服。”

愈战愈勇

郑伊健在我的耳畔疯狂地唱着“愈战愈勇……”

我晃晃手中冻不可溶的矿泉水，冷盯着照片中黎明，一股气突地冒起！

你笑！你还笑！

我“嘶”的一声用我那尖尖的指甲把“微笑的黎明”撕得魂不附体——混蛋，报应，看你还笑不笑我……

郑伊健还在唱，疯狂嘶叫般地唱；我还在气，无止境的气……

“又怎么了？！老妹，谁欺负你了。噢！忘了告诉你我又赢了对手一个本子，羡慕吧！”

“肯定是考败了，每次都这样，我说你那脾气什么时候才能改呀。让我这当妈的硬要把心放在你头上而忐忑不安……学学你姐的样吧……唉——”

“胜败乃兵家常事，想开点儿。连天才都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考败算什么，失败乃成功之母，只要你胜不骄，败不馁，总会有出头之日的。振作起来才像我的好女儿嘛！”

我一但患了心病，而家人就是心理咨询的“医生”，我被他们围住进行“心疗。”

我要想对他们大吼一声：“够了！”显然我对他们的

强烈反感，然后一阵风冲出房间，去娱乐城什么地方解烦。可我口袋里连一张纸币也没有了，汉寿这日益繁华的县城没什么地方能让我没钱也能恣情“疯”个够的。唉！去花园散散心吧。

我拿着那溶了一半的矿泉水，痛快地大饮了一口。凉凉的感觉。但无论怎样也凉不了我那心中的炽火。

好香啊，淡淡的，我喜欢的那种。

夜来香！

我情不自禁地伏下身去，用鼻子嗅了嗅。彩灯照在我身上，很惬意。余光告诉我，有一个小黑点在玷污夜来香的瑕洁。我正视黑点——蚊子！

我真搞不懂，北京，上海等地区的人民环境意识怎么那么强烈，无论走到何地，都见不到蚊子。我真希望有发达的外星人存在，把这些讨厌，肮脏的蚊子全带去当珍稀动物!!!

我对着蚊子，滴了一滴矿泉水，我想淹死它。它纤细而柔弱的躯体在水中挣扎着。“挣扎什么？！”我对着它大嚷，尽管我清楚它听不懂我的“人语”。我又猛饮了一口矿泉水，还是凉凉的感觉。

我的心猛的一颤！

它在挣扎，是任一生命的普遍反应。为了什么？为了打败不让它生存的恶魔，为了逃离死亡的边缘，为了还能享受四季艳人的气息，或为了……

它是一个弱小者，冰凉的矿泉水对它的打击多大。可怜的小东西，我是无意的。你那小小的心脏能感受到我的歉意吗？

我感觉到我也被人泼了一盆冷水。早上，MrsGong以快速英语测验我们的反应。当MrsGong说出问题后，

我竟茫然不知。看着周围举起了几只手，我下意识地望去，其中竟有低我一等的莉娜。我不禁为之一震，难道我的反应还不如她……MrsGong 叫起莉娜回答，她以流利准确的语速答完了，随后就是一阵阵掌声。我重来不相信自己有嫉妒这一情感，但今天应证了——它存在，原本逃避在一个大理石包围着角落，但今天，我把它放了出来。当天，我把英语听力磁带反复练了五遍。

语文课上，老师问“贾平凹”是什么人物？我努力翻着大脑页码，却是一片空白。同学们小声议论着答案，我却似被无形墙挡在了一旁。我几乎是从额头红到脖根，滚烫烫的。老师向我们寻问答案时，同学们都懒洋洋地说着是大作家。我更窘迫了，突地希望变为隐身人消逝在这个教室或变个小虫躲在墙缝里。

回首岁月，我无论在学习还是劳动，体育上都是遥遥领先，还被老师称过“奇才。”创过不少光辉业绩，不少同学羡慕我。可是现在，我的智力似枯竭了。

这，真给了我一次不小的打击。可我愿意当蚊子了，一只具有理想、勇气 and 智慧的蚊子，夺回命运的鹰杖，自己把握。

嘀嗒、嘀嗒嘀嗒……

调皮的黑衣娃娃哭了。

这是大自然在为我泼冷水，但那是为我洗去中的结，灭心中的火。

我盛满一盆冷水，作好充分准备，我要看看，“泼冷”究竟能怎奈何我。

耳边一阵风，水从头发到脚跟又还给了大地。

命运老人早把魔杖交给我自己摆布了，生活也一直在关照我，要不然，我怎能受到困境的冶炼呢！！坚信——

一愈战愈勇。

深处

唐古拉第一山的凌傲，
托出你的雄壮；
雅鲁江第一瀑的俊美，
造就你的豪情；
布达拉的神秘，
凝练你的深幽。

——题记

踏上高原的那一刻，我抚摸你的肌肤，柔滑而又粗糙，你有坚实的臂膀，你有不屈的尊严，吸引着世纪的目光。粗犷豪放的个性，在阳光下尽情歌唱，而我守望着夜幕拉上，望一座夜的雪城。

站在高原夜的深处，才领悟到中国西部的古老荒凉。一个朴朴实实的夜的高原，一个普普通通的夜的城市。寂静的深处，传来幽幽的肃静，喧闹之后的高原在作一个温馨恬然的梦。

安闲的高原在睡，犹如一位闭月羞花的女子，风情万种，柔情蜜意，却又充满着一伤古老藏文化的底蕴，星月望着这块土，月光辉映着文成的唐柳。这使我想起了——一千三百年以前，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一位女子却以她绝顶的智慧和宽厚使双方放下兵刃握起手来，而这一握就是好几百年。这位女子从大唐走来，带着足以让冰雪融化的微笑姗姗到了西藏淳朴善良，英勇善战的藏民族中间，从此，她的子民把她清上了高高的宫殿，向

她叩头顶拜。我心中不禁惊呼。多么伟大的女性！

我站在天地之极，想要看透高原的深处，得到的只是一个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答案，我开始怀疑我的视觉，眼前这一抹神秘，是一页宣纸吗，而我能否调一种炫烂的水彩，在上面尽情泼洒，亦或是写下六字经文。掬起一粒夜的火种，在圣城佛洒燎原？返朴经刻的真谛，追求久经铸造的信仰。

布达拉顶上的金幡，抒写下原始骚动的不安，布宫就是一座坚固的山屋，居住着几十年来自古不变的尊严，轩宇幽微，棱角分明，在现代文明的霓虹下，舒展风情，氤氲冰高玉傲的靓丽。啊，寺庙的钟声流泻而出的不是几千年来积淀的岁月吗？穿着红衣的僧侣，飘着酥油香的油灯，闪烁着一个膨胀的幻境，高原的深处抒写在洁白的哈达上，双手托起这条哈达奔向布宫大殿，虔诚地向佛祖献上……

在圣人睿智的目光下，我高唱雄鹰之歌，高唱牦牛之歌，情感到达的地方，荡漾着涟漪。

高原深处，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字字行行——原始。

高原深处，是一曲奋亢的草原歌，脉脉络络——纯粹。

高原深处，不知是神话还是童话，因为我无法撕开密密的夜的网，因为我无法穿透厚厚的时间的墙，只能仰视终年洁白的纷飞。

惨案发生之后

大表哥被歹徒用刀砍伤了，住进了市中心医院……
我赶到医院已是第二天下午了。

二表哥在走廊的尽头蹲着，嘴里叼着烟，眼睛凝望着地面，麻木的表情让我想不出他往日的欢笑，大舅披着大衣，在走廊中徘徊。一边走一边叹气，脸上还挂着泪痕，眼圈变黑了，脸庞消瘦了，一夜之间，他苍老了许多。

我直冲进病房，大表哥的病床前，天啊，眼前的大表哥已面目全非，头上缠着纱布，只露出五官；两只手如同大包子一般，红肿得可怕；从肺叶里伸出一只塑料管在吸肺子里的瘀血，另一只管是排尿管，两只脚都扎上了针，一只在输血，一只在打药，那个场面，真是惨不忍睹。

“哥，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我轻轻地问眼中充满了泪水。

哥看到我眼眶中那没有垂落的泪滴，竟激动得落泪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大哥的泪，它那么晶莹，但却有点混。

“挺好的。”

我看见了，那往日神采飞扬的大眼睛，如今却分明夹杂着凄凉的神情。

“别哭”我用手绢试去他脸颊的泪。

而我却偷偷跑到走廊里哭了起来、泪水流进嘴里，咸咸的、苦苦的。

四舅去主治医生的办公室了，因为他发现大哥的手指只给接上了一个，另外两个不见了。再见到四舅时，他边骂边气呼呼地从办公室出来大声骂：

“什么东西，拿病人开玩笑，凭什么自做主张把病人的手指扔掉？有哪位家属的签字？你这儿接不上，我们可以到别处去接，你这治不了，我们可以到别处去治，凭什么，你们凭什么……”

四舅边骂边走，气得浑身发抖，两片嘴唇直打哆嗦，骂着骂着，泪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他这一哭不要紧，周围的人也控制不住感情，纷纷哭了起来。

大表哥现在的这种伤势，转院是不可能的，好歹也要过一段日子再说，当天晚上，大舅、四舅请了主治医生和麻醉师等几位大夫，在附近一家大酒店招待了一顿饭，在餐桌上，几位大夫表示，会尽全力医治，可有些错，错了就是错了，永远也弥补不了。

主治医生来找家属了，我也跟着大人进了办公室。

“病人现在的处境很危险，伤势很重，处于半昏迷迷态，左手上砍了 7 刀，右手 9 刀，主要都在手腕上，两条手筋已经断了，头上 3 刀，不过没什么大碍，肩上 5 刀，后背和前胸各 1 刀，左腿膝下 1 刀，在前胸那刀是够心去的，幸好只扎到了肺，因为病人流血过多，现在正在输血，大小便也排不出来，左手的小拇指、无名指、中指都断了，除了中指接上外，其它两根已经够呛了，目前病人还没有渡过危险期，马上要进行第二次手术，请你们家属也做好准备……”

从办公室出来我呆若木鸡，为何老天如此不公，大表哥才满 21 岁，青春刚刚开始，就要面对残废的人生吗？

下午，公安局来人做调查。